

Låt den Rätte Komma in
血色童话

【瑞典】约翰·杰维德·伦德维斯特 著 孙如轶 译



人世间总有许多异恋惊情，如血，久了会变成褐色，但又洗不清。

原来，在水中流血是不疼的。



中信出版社·CHINACITICPRESS

血色 Komma in
Låt den Rätte 童话

中信出版社
CHINA CITIC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色童话 / (瑞典) 伦德维斯特著; 孙如轶译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0.7

书名原文: Låt Den Rätte Komma In

ISBN 978-7-5086-2115-9

I. 血… II. ①伦… ②孙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瑞典—现代 IV. I53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90401 号

LÅT DEN RÄTTE KOMMA IN © 2004 BY John Ajvide Lindqvist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Ordfronts Förlag, Stockholm and Leonhardt & Høier Literary Agency A/S Copenhagen.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Ordfronts Förlag AB, Stockholm and Leonhardt & Høier Literary Agency A/S Copenhagen.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 GmbH, Germany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by China CITIC Press © 2010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于在港澳台以外地区发行销售

血色童话

XUESE TONGHUA

著 者: [瑞典] 约翰·杰维德·伦德维斯特

译 者: 孙如轶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35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)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 张: 14 字 数: 343 千字

版 次: 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: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09-7-46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2115-9/I · 126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264000

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服务传真: 010-84264033

E-mail: sales@citicpub.com

author@citicpub.com

致我的米娅

地点

布莱伯格。

布莱伯格会让你想起椰子饼抑或毒品。在这个地方，所谓体面生活就意味着地铁站和郊区。除此之外，别无其他，人们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居住，而这座小镇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让人们有地方可住。

当然，布莱伯格并不是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一座小镇，这里的一物一物自始至终都是严格按照规划设计的。人们搬进为他们专门建造的各式房屋中；一栋栋土黄色的水泥建筑拔地而起，星星点点地分布于片片绿地之中。

当故事发生时，布莱伯格这座偏僻的小镇已经存在了三十年。人们可以想象这块土地孕育了一种怎样的先锋精神——如同当年的五月花号，率领着教徒驶向一片不为人知的土地。理所当然，那些空洞的房屋此刻正静静地等待着入住者的到来。

他们的确来了！

这是1952年，人们沐浴着和煦的阳光，眼里闪烁着对未来的诸多憧憬，穿行而过金伯格桥，来到了布莱伯格镇。母亲们有的怀抱着孩子，有的轻推着婴儿车，有的手牵着幼儿。父亲们则一手扛着铁锹，一手拎着各式厨具和家居用品。大家精神抖擞，一路高歌，那曲调听起来像《国际歌》抑或是《我们来到耶路撒冷》，具体要视个人偏好而定。

在他们眼中，布莱伯格这座小镇崭新、宽广、现代。

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

人们凭借各种交通工具来到这个地方，或搭地铁，或开汽车，或乘家具搬运车，争相带着家什搬进已经完工的公寓。大家将家庭用品整齐地置放于错落有致的橱柜和货架中，将各色家具依序排列于软木地板上。接着，他们会买来一些新的物品填补中间的缝隙。

当人们布置完自己的新家后，他们抬眼望去，细细打量着这片如今属于自己的土地。当大家走出门时，发现布莱伯格的每一处地方都已被认领和规划，再没有多余之处可据为己有，因此人们只好调整心态，顺其自然。

布莱伯格有个城镇中心，政府将一片广阔无垠的操场规划给少年儿

童使用。操场的角落处是大片的绿地，人行横道错落有致地分布于四周。

这地方真不错啊。在搬来后的一个月里，人们在饭桌前争相彼此谈论着自己的感受。

“我们来的这个地方真不错。”

然而，大家忽略了一件事，那便是这个镇子的历史。孩子们在学校里没有接触过任何关于布莱伯格的点滴过往的课程。因为布莱伯格没有历史，也就是说它的过去仅仅是一座老旧的磨房、烟草大王以及水下一些奇怪的老建筑。但是，这些都是久远之事，与当今社会绝无一丝一毫的联系。

这些三层楼的公寓先前只是一望无际的森林而已。

你揭不开这座郊镇的神秘面纱，除了九千户居民，这里甚至连教堂都没有。

从这些细节都可以明显地看出这座偏僻的城镇已变得现代而崭新，居民们不会受到像其他古老地方一样的鬼魅的惊扰。

由此也可以得知，人们对不速之客的到来毫无心理准备。

没人目睹他们搬入。

12月，当警察们最终追查出那辆搬家公司的卡车司机的下落时，这名司机却并无多少证词可言。参看司机的工作日志，他只能回忆起事件发生的时间是10月18日，地点在斯德哥尔摩市郊的布莱伯格镇。司机回忆起事件的主角是一位父亲和他的女儿，那是个很漂亮的女孩。

“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他们没携带任何家具，除了一张沙发，一把扶椅，也许还有张床。接这种活实在太轻松了，然后……嗯，他们要求晚上搬家。我告诉他们费用会贵些。您知道，晚上工作属于加班，要算超时费用，但他们回答说没问题，只强调说一定要晚上搬。看起来，这个时段对这父女俩很重要。怎么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

随后，警察把事实告知了这名司机，以及这对父女的真实身份。司机听后瞠目结舌，他再次呆望着工作日志上的字迹。

“我真他妈的见鬼了……”

他忽然对自己的笔迹感到无比恶心。

10月18日，斯德哥尔摩的布莱伯格镇。

是这名司机帮那两人搬的家，那个男人和他的女儿。

对此事，他将永远保持沉默，三缄其口。

目 录

地点 / VI

所谓幸运，即是他结交了这样一位朋友 / 1

1981年10月21日 星期三 / 2

10月22日 星期四 / 22

10月23日 星期五 / 34

10月24日 星期六 / 54

羞辱 / 77

1981年10月28日 星期三 / 80

10月29日 星期四 / 100

10月30日 星期五 / 133

10月31日 星期六 / 161

雪，融化在肌肤上 / 171

1981年11月5日 星期四 / 172

11月7日 星期六 / 207

11月7日 星期六晚 / 229

11月7日 星期六深夜 / 245

我们是一群巨魔 / 269

1981年11月8日 星期日 / 270

11月8日 下午四点四十五分 / 292

11月8日 星期日晚 / 293

11月8日 星期日晚至深夜 / 333

11月9日 星期一 / 378

让对的人悄悄进入 / 411

1981年11月9日 / 412

11月9日 星期一 / 414

11月10日 星期二 / 416

11月11日 星期三 / 419

11月12日 星期四 / 422

尾声 / 438

1981年11月13日 星期五 / 438

所谓幸运， 即是他结交了这样一位朋友

男孩们！

爱情中的麻烦事，
会让你对它的美好憧憬最终幻灭。

——希姆·玛姆克威斯特^①《爱的麻烦》

我从未意欲杀人，更不是天生邪恶。

我的所作所为，
只是想让自己对你更有吸引力。

难道这些都是错的吗？

——莫里西^②《最后一位国际知名的花花公子》

① 瑞典著名流行女歌手。——译者注

② 英国著名歌手，Smith乐队的前主唱。——译者注

1981年10月21日 星期三

1

“你们觉得这像什么？”

沃伦拜地区的警官格纳·赫尔伯格拿起一小袋白色粉末问道。

或许是海洛因，然而没人敢打这样的保票，因为没人愿意被怀疑熟知这种物质，尤其是家里有兄弟或是朋友沾上过这玩意儿的人，要是一不留神就被盯上了，谁也无法证明你的清白。赫尔伯格警官摇了摇袋子。

“你们觉得，这是烘烤用的酵母，还是面粉？”

众人低声嘀咕，对警官的质疑表示否定，大家可不想让赫尔伯格认为6B班的学生都是一群白痴。即便不清楚袋子里到底所装何物，你也可以得出相关结论，因为这堂课本身讲述的就是关于毒品的内容。接着，赫尔伯格警官转身面向这堂课的教师，问道：

“这些日子的家政课你都教了学生什么啊？”

教师一脸讪笑着耸耸肩，教室里随即爆发出哄堂大笑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个警察大叔挺搞笑也挺随和，他还允许学生们在上课前摸他的枪。虽然子弹没有上膛，但那终归是一把实实在在的枪。

此时，奥斯卡的内心汹涌澎湃，宛如惊涛骇浪。他知道这道题的答案，可是却没能及时回答，这令他伤心至极。他想让赫尔伯格警官留意到他，然后告诉他自己的答案是正确的。奥斯卡明白这样做也许会惹来麻烦，但他仍然举起了手。

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袋子里装的是海洛因，对吗？”

“的确如此。”警官和葛地望着他，问道，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所有人当即齐刷刷地把目光射向奥斯卡，一脸好奇地想知道他接下来会怎样回答。

“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曾经读过许多有关毒品的介绍。”

赫尔伯格警官点点头，表示赞许。

“开卷有益，”赫尔伯格警官摇了摇小袋子说道，“但是如果你们沾

上这玩意儿，就没有时间看书学习了。大家猜猜这一小袋海洛因值多少钱？”

奥斯卡认为此时无须多说，他已与警官对了话，并让赫尔伯格留意到了自己，说不定还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他的目的已经达成。

接下来，奥斯卡开始浮想联翩，比如警官下课后过来找他，在他身旁坐下攀谈并对他大加赞赏。然后，他会与赫尔伯格警官坦诚相见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而赫尔伯格警官也会明白他的处境。他会捋捋奥斯卡的头发，告诉他没关系，然后拥着他……

“你这小子真他妈的爱出风头。”

乔尼·弗斯伯格狠狠戳了下奥斯卡的一只手臂，他哥哥身边聚集着一群毒友，所以乔尼知道许多行话，班上其他的人也会迅速跟着效仿。乔尼很可能清楚那一小袋白粉的价值，但他却不会说出答案。他认为，永远没必要和警察交谈。

课后，奥斯卡在休息室的衣帽间徘徊逗留，举棋不定。他知道乔尼想揍他——难道解决的最佳方式就是逃避吗？难道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走廊的休息室或者跑出去躲开乔尼吗？这时，他忽然发现乔尼正与其他同学冲出教室门，蜂拥至校园中。

果然如此，赫尔伯格警官把他的警车停在了校园里，任何对此感兴趣的人都可以一饱眼福。而且，只要警官在，乔尼就不敢动奥斯卡一根指头。

奥斯卡走到休息室的前门，透过玻璃窗向外望去。不出所料，班上所有的同学都齐聚在这辆巡逻车的周围艳羡地观看。奥斯卡也想去，可是他不能，因为一旦他到了现场，无论有没有警察在，他都会被人用膝盖盖顶或是被用力提裤头，尽情捉弄一番。

还好这次奥斯卡逃过了一劫，他走出休息室，溜到教室大楼的后方，朝厕所的方向走去。

奥斯卡在厕所里聆听着外面的动静。接着，他清了清喉咙，响声回荡在四周。他将手伸进内裤，迅速掏出一团棉球。这团棉球是他从一床旧棉絮里剪下的，大小如柑橘一般。奥斯卡在中间挖了个洞，以便让阴茎放入。他随即闻了闻棉球的味道。

唉，又尿裤子了。奥斯卡曾在药店偷过一本小册子，上面曾提到引起小便失禁的原因和症状，并称一些上了年纪的女性也有此类毛病。

奥斯卡不禁想道：“难道我也有这个毛病？”

小册子上说明有专门的处方药治愈这种病症，但是奥斯卡不想在动用自己的零花钱的同时，还要在柜台前遭受另类的目光。并且，他不会告诉母亲这件事，因为一旦母亲知道后肯定会非常难过，他也会因此而郁郁寡欢。

至少自己还有棉球，而且现在这玩意儿已经发生效用了。

厕所外传来了脚步声和喧哗声。奥斯卡攥紧棉球，慌不择路地逃进最近一格单间锁上门。与此同时，外面的门开了。奥斯卡悄无声息地爬上马桶，蜷缩得如同一只皮球，这样就算有人朝门下看进来，他的双脚也不会被人发现。奥斯卡屏息静气，凝神细听。

“是猪头吗？”

奥斯卡听出这是乔尼的声音。

“我说猪头，是你在里面吗？”

米克和乔尼在一起，他们俩是学生当中的坏分子。哦，不，托马斯比他俩还坏，但是大多数时候他不会对别人拳打脚踢。这种做法非常高明。或许，此刻托马斯正竭力讨好那名警官。如果棉球被他们发现了，托马斯一定会长时间羞辱奥斯卡。而米克和乔尼，只是会把他狂揍一顿。相比之下，这两人的行为对奥斯卡来说，反而是种恩赐。因此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奥斯卡应该是幸运的……

“猪头，我们知道你在里面。”

米克和乔尼查看着奥斯卡所在的厕间，使劲将门拍得砰砰直响。奥斯卡紧紧抱住双腿，咬紧牙关，尽量克制自己不叫出声来。他在内心呼喊：“滚开！离我远远的！为什么你们这些人不能让我安静一点？”

正当这时，乔尼的声音开始变得和缓起来。

“小猪，如果你现在不出来的话，我就会在放学后收拾你。难道你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吗？”

接着，四周一阵静默，奥斯卡小心翼翼地吐着气。

过了一会儿，乔尼和米克两人索性对着厕所门边踢边捶，使得整间厕所抖动起来，以至于门上的插销逐渐地向内弯曲。或许，奥斯卡应该打开门，在那两人变得疯狂暴怒之前走出去。然而，他不能这样做。

“猪头！”

奥斯卡喜欢在课上举手发言，这是宣告自我的存在，是为了证明自

已有见识。但是，他却犯了大忌，这种行为在同学们看来是卖弄和表现，是绝对不允许的。那些人会为折磨奥斯卡提供许多理由：他太胖，太丑，看起来令人恶心。然而真正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的存在，他的存在就是一种罪行。

他们也许会给奥斯卡“洗礼”，或许会把他的头压进马桶冲洗。无论那些人发明什么招数，“洗礼”一旦结束后奥斯卡都会松口气。所以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拧开插销让他们尽情发泄一下，反正照这样下去，门迟早会被他们撞开。

奥斯卡盯着被强行撕裂脱离门锁的插销，看到门被大力撞开甩到墙上，接着出现的是米克·西斯克沃那张得意扬扬的脸。随即，他明白了。这场所谓的游戏并不会顺着奥斯卡原先的设想进行下去。

他没法扣回门锁，这两人也不可能在三秒钟之内爬过马桶间，因为这些都不属于游戏的规则。

与此同时，让米克和乔尼沉醉其中的是他们在这场“游戏”中扮演着猎人的角色，而奥斯卡这个猎物表现出的恐惧令他俩大呼过瘾。一旦他俩抓到了他，这种乐趣便不复存在，剩下的只是例行公事的凌虐与惩罚。如果奥斯卡太早认输，只会让米克和乔尼花更多的精力虐待他，而非享受“猎捕”的过程。这样的话，形势对奥斯卡来说就会变得更糟。

乔尼·弗斯伯格把头伸进厕间。

“我说，你要拉屎的话，得先打开马桶盖呀。快点，给我学猪叫。”

接着，奥斯卡乖乖地学起了猪叫。这只是“游戏”的一部分，如果他听话，他俩也许会就此罢休。这次，奥斯卡叫得无比卖力，因为他怕这两人会迫使他用手掏出内裤，从而泄露他那羞耻的秘密。

奥斯卡皱起鼻子，发出猪一样的呼噜声，乔尼和米克两人被逗得哈哈大笑。

“你这他妈的猪，再给我多叫几声。”

奥斯卡只能乖乖从命，他双目紧闭，发出猪嚎一般的叫声。他握紧拳头，双手指甲因力道太深而嵌进了掌心的肉里。奥斯卡不断重复着叫声，直到感觉嘴里传来一股奇怪的味道。他随即停下来，睁开双眼。

那两人已经走了。

奥斯卡仍然蜷缩在马桶上，呆呆地望着地面，瓷砖上显现着红色的血迹。忽然，又一滴血从鼻子里流出。他撕下一张厕纸，塞入鼻孔止血。

有时候，奥斯卡恐惧起来就会开始流鼻血。然而，这个毛病却帮他解了好几次围。每当那些人要揍他时，一看见他流血就会收手离开。

奥斯卡·艾瑞克森此刻蹲在马桶盖上，一手抓着厕纸，一手紧攥着棉球，瑟缩成一团。他的鼻子在流血，同时因为惊吓过度尿湿了裤子，又由于之前学了几声猪叫，此时此刻奥斯卡身上的每个毛孔都在渗漏，或许不久后他就会把大便拉在裤子上，他不禁觉得自己真是猪头。

奥斯卡站起身，离开厕所。他刻意不揩去脸上的血滴，就是想让别人看见他这个样子，让大家纳闷，以为有人被谋杀了。的确，这里有人被杀了，而且被杀过上百次。

2

四十五岁的哈肯·班特森顶着一个啤酒肚，发际线也后移了不少，他居住的地址在当局政府的管理系统中属于黑户。此刻，哈肯正坐在地铁上，望着窗外即将到来的新家的景象。

这地方其实不怎么样，诺尔科坡更漂亮一些。话虽如此，这西部郊区并不像他在电视上看到的斯德哥尔摩郊区的贫民窟，比如基塔区、里克白区以及霍伦拜区等。这个城镇和那些贫民窟不一样。

“下一站，瑞可斯塔湖。”

这一区与其他地区相比更温暖，道路也更蜿蜒迂回，还建起了真正的摩天大楼。

哈肯仰起脖颈，为的是一睹沃特沃行政大楼的最顶层的风采。在他看来，诺尔科坡没有比这更高的建筑了。不过，他也没去过诺尔科坡的市中心。

他是不是应该在下一站下车？哈肯查看着地铁门边的地图，很快得出结论，不错，就是下一站。

“车门即将关闭，请远离车门。”

有人在看他吗？

没有，车厢里只有几个人，每个人都在全神贯注地看报纸。然而明天，报上就会出现关于他的新闻了。

哈肯的视线落在报纸边角的一则女性内衣的广告上。广告上的女郎穿着黑色蕾丝的内裤和文胸，十分性感。这个世界太疯狂了，到处都是

裸露的肌肤，这种现象怎么能让人容忍？处处充斥的肉体广告对大众心理、对公民道德会产生怎样的影响？

哈肯把手放在膝盖上，微微颤抖，他感到有点紧张。

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

如果我有别的办法，我会让你这么抛头露面吗？

当然不会，可是……

别无他法。

别无他法。哈肯只能如此，而且不能把事情搞砸。此前，他已经把电话本上的各地地图研究了一番，最终选择了一处森林覆盖植被茂密的地区。这种地方看起来很适合他的计划。然后，他收拾好行囊出发。

旅行袋放在哈肯的两脚之间，他把袋上阿迪达斯的标志剪下来。在诺尔科坡他就犯了这个错误。有人记起犯罪现场袋子上的商标，接着警方就在离案发公寓不远的一处垃圾堆里找到了这个袋子，那是他之前丢弃的。

今天，他会带这只旅行袋回家。或许，他会把它割成一片片，然后扔进厕所里。他想：“这就是你要做的吗？”

到底怎样才行得通？

“终点站到了，请所有乘客下车。”

哈森提着沉甸甸的旅行袋，随着人流鱼贯而出。虽然袋子里装的只是一罐气体，但他仍然觉得很重，不得不克制着身体，令其保持平衡，不要让他看出自己要去“执行”某项任务。绝对不能受人注意。

然而，哈肯觉得自己的双腿仿佛被钉牢似的，粘在站上一动也不动。假如他仅仅是待在这里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假如他直挺挺地站着，一步也不离开，等待着夜幕降临，等待着有人注意到他，叫来警察……然后，就会有人过来接走他，把他带去某个地方。

哈肯继续尝试着以正常步伐行走。换右腿，换左腿，现在可不能翘起，一旦有什么闪失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通过检票口后，哈肯禁不住四处张望。他的方向感不怎么好，哪一条路才是森林覆盖区呢？当然，他不会去问路。他决定碰碰运气，继续走下去，换右腿，换左腿。

一定还会有其他的办法的。

然而，哈肯想不出什么别的法子。每件事都需要有天时地利人和才

能一举成功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令人满意。

他以前犯过两次案，可是每次都搞砸了。虽然不像那次在沃克约市那样糟糕，但是足以迫使那些受害者搬家。今天，他哈肯要干一票漂亮的，他要得到赞誉和掌声。

说不定还有女人的亲吻和爱抚等着他呢。

此前，哈肯已经失手两次。这次又会有什么不同呢？其实毫无区别，反正判决结果都是一样，终身监禁呗。

可是你的道德你的良心哪里去了，要鞭我几次才让你满意，弥诺斯国王^①？

哈肯走上一条公园小径，转弯后继续前行，那里便是森林的入口。这应该是地图上标注的那片树林了。气罐和刀刃在旅行袋里喀喀作响，他试着抓紧袋子，以防这些工具碰撞出响声。

前方有个孩子正转身走上小径，这是个女孩，大概八岁，正放学回家，屁股上的小书包一跳一跳的。

“不，绝对不能！”哈肯心中喊道。

这就是分寸，不能挑这么小的孩子下手，而且最好挑个男孩，一旦确定没气了之后就可以撤退。哈肯听见女孩正在哼着什么调调，他加快脚步追上她，听见她唱着：

“小小阳光照进来，照进我家窗户里……”

现在的小孩还在唱这首歌吗？或许这个孩子的老师年纪比较大吧。到现在还在传唱这首歌，感觉真好。哈肯本想再靠近女孩一些以便听得更清楚，近到可以闻到她头发上的香味。

哈肯放慢脚步，他不想太引人注目。女孩离开小径，拐向一条通往树林的羊肠小道，她或许住在树林的另一头。他想，女孩的父母让她这么小的年纪就独自走路回家，难道一点都不担心吗？

哈肯随即停下不动，以便拉开两人的距离。他望着女孩渐渐远去，直至消失在树林之中。

继续走，小不点，别在树林里玩耍逗留。

哈肯一边等候女孩离开，一边听着附近树梢上的燕雀吱吱地吟唱。

^① 希腊传说中宙斯与欧罗巴之子，是克里特的国王，生前以严明的法治而著称于世，死后成为冥府的判官之一。——译者注

约莫一分钟后，他才跟随女孩的脚步钻进树林。

3

奥斯卡走在放学路上，感觉脑袋晕乎乎的。每次以学猪叫那种方式躲过那些人对他的虐待时，他就会浑身上下不舒服，这比直接饱受拳脚感觉更糟糕。奥斯卡清楚地明白两者的差异，但是当他一想到那些人咄咄逼人的拳头，他就不知如何是好。他宁愿什么尊严都不要，只要他们放自己一马就行。

罗宾汉和蜘蛛侠都有尊严，即便是被约翰爵士和章鱼博士逼到墙角也毫不退缩，无所畏惧。

可是蜘蛛侠知道什么？反正他总是能死里逃生，即便看上去不太可能。他只不过是漫画的男主角，总得想方设法出现在下一集。他有蜘蛛神力，奥斯卡则有学猪叫的本事。无论哪一招，都是活下去的法子。

奥斯卡需要自我安慰一会儿，因为他度过了相当糟糕的一天。此刻，他需要得到一些补偿。尽管要冒着遇见乔尼和米克的风险，奥斯卡还是决定去布莱伯格的镇中心逛逛，那里有一家叫做塞比斯的购物广场。他没有走楼梯，而是在一层一层的坡道上乱晃。他需要调适心情，冷静一下，而不是满头大汗地疾走。

大概一年前，奥斯卡曾在另一家康尚百货商场顺手牵羊的时候被抓获。保安本想打电话给他母亲，可是她那时在上班，而且奥斯卡确实也不知道母亲的电话号码，所以保安只好另行处理。此后有一周的时间，每当电话铃声响起，奥斯卡都会显得心神不宁、焦虑不安。事发不久，便有一封信寄到他家，收信人是他母亲。

这也太白痴了吧，写得这么清楚，信封上寄信人落款一栏竟然赫然印着“斯德哥尔摩区警察局”，奥斯卡理所当然先斩后奏。他拆开信封，信里罗列着他在商场犯下的罪行。接着，奥斯卡伪造母亲的笔迹签字后将信寄回，好让警局误以为她已知晓这件事。或许他是个懦夫，可他却 not 傻。

话说回来，怎样才称得上是懦弱呢？他接下来打算做的事是否称得上懦弱呢？奥斯卡偷偷在大衣里塞满了大今糖、扎普糖、可可糖，还有邦提巧克力棒。临走时，他还抓了一袋以一款瑞典车的样式制成